

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
與法權理論參考資料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 著作中的國家與法權問題

第四部分
第二分冊

中國人民大學

馬列主義關於國家
與法權理論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四年



中國人民大學

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я

馬列主義關於國家與法權理論教研室

Кафедра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ой те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中的國家與法權問題

Вопро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в
трудах классиков Марксизма-
Ленинизма

第四部分

Часть четвертая

第二分册

Выпуск 2

約·維·斯大林對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的發展

Развитие И. В. Сталиным Ленинской теори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北京 一九五四年 ★ г. ПЕКИН, 1954 г.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書號：法1—5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國家與法權問題
〔第四部分，第二分冊〕

編譯者：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關於國家與法權理論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二次印刷

195—2242 (7+2235)

約·維·斯大林對列寧的

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的發展

共產黨力量最偉大的源泉之一、它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最偉大的優越性，就是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我們的黨在領導蘇維埃國家和領導共產主義建設的實際工作中，都是以這一科學理論為南針的。這一革命的理論正確地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要求和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表現着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根本利益。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使共產黨能正確地判斷周圍情況、判斷正在發生的事件並預見事件的發展進程的最好的南針。約·維·斯大林指出：『毫無疑義，只要我們始終忠實於這個學說，只要我們始終把握着這個指南針，那我們今後在自己工作中也一定會有成功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六四三頁。）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如果沒有革命的理論，那末工人運動就會衰落下去，喪失光明的前途並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及其政策的影響。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使黨對列寧、斯大林事業的必然勝利，對

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產生堅定不拔的信念的源泉。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遵循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建立了、鞏固了、而現在仍然鞏固着我們的國家。

斯大林同志對黨、對工人階級、對列寧主義的偉大功勳，就是他早在烏·伊·列寧逝世後所寫的最初的幾篇著作如論列寧主義基礎、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中就已經揭露了各種各樣敵人底卑鄙陰謀和他們對列寧主義實質的曲解。約·維·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非常明確地、深刻地、創造性地闡明了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作的新的貢獻。只有天才才能這樣緊湊地、典範式地和異常明確地向人民和黨指出了列寧主義的偉大意義，把握住了並確定了列寧主義中的主要之點，而且並不是單單總結了，闡明了，同時還創造性地繼續向前發展了列寧主義的一切重要的原理。

列寧主義的敵人企圖把列寧主義當作是純粹俄國的現象、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並不是把它當作國際的現象。他們認為列寧主義中的主要之點是農民問題，並把列寧這一個俄國工人階級和國際工人階級的領袖描寫成『農民哲學家』。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的人民公敵對列寧主義的實質和主要之點的曲解，給列寧主義下了一個經典式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二一頁。）在這一卓越的定義中，首先，指出了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義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其次，說明列寧主義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學說；第三，從列寧主義的主要內容——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着眼來給它下定義。

列寧在同馬克思主義的敵人鬥爭中捍衛了並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切方面，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之點——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這也就是解決工人階級世界歷史任務的鎖鑰。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推翻資本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方法這一基本思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來的。

『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約·維·斯大林指出——，就是：

(一) 他利用了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的經驗，發現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的國家形式；

(二) 他從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問題着眼來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式，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是領導者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者的非無產階級（農民等等）被剝削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階級聯盟；

(三) 他特別着重指明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內最高類型的民主制，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者）利益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形式，而與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制相反。』（參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七——四八頁）

約·維·斯大林也和列寧一樣，完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全部精神出發，把主要的注意力首先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之點上，即放在捍衛、論證並創造性地發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關於蘇維埃國家的理論和策略上。約·維·斯大林從烏·伊·列寧逝世後所寫的最初幾篇著作起直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止，對於捍衛、創造性地發展以及全面論證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和政策的問題，一直給予極大的注意。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因為約·維·斯大林也和列寧一樣，把蘇維埃國家看作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主要工具。

關於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切其他理論問題，如農民問題、民族問題、黨的學說，斯大林同志都把它們看作是服從於爭取、保持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任務的問題。『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附帶的問題。』（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六四頁）

農民問題之所以在列寧主義中佔有重要地位，正是因為每一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提出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的人，就都不會不對工人階級同盟者——首先是農民——的問題給予極大的注意。第二國際各國的黨並沒有認真地考慮過奪取政權的問題和工人階級專政的問題，因此他們對農民這一無產階級同盟者的問題不感興趣。這是不足為奇的。約·維·斯大林在談到民族問題在列寧主義中的地位和意義時指出，這個問題也是關於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總問題的一部分。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根本問題。列寧曾寫過：『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斯大林同志完全根據列寧這一論點出發，他教導說：『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規模，其成績，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是這革命底機關，是這革命底最重要的支撐點，其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並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二頁）

推翻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一點是無產階級革命在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也能做到的。但是要鎮壓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的瘋狂的、激烈的反抗，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直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這時工人階級和勞動者若沒有爭得無產階級專政，若沒有社會主義國家，那是不行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其中包含有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列寧指出，當資本主義還存在的時候，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着復辟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就會變成企圖復辟的行動。財富的力量、金錢

的權力、資產階級國際聯系的力量、它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走狗的陰謀詭計、資產階級在國家管理方面的長期經驗、資產階級打算千方百計地破壞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建設新社會的事業的決心——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工人階級和勞動者除了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通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任務，就是掌握政權，鞏固政權，使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即用來進行反對被推翻的敵人，反對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的階級鬥爭的工具——日益完善，日益發展。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全部經驗、國內戰爭、反對內外社會主義敵人的緊張鬥爭、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蘇維埃人民反對希特勒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的偉大衛國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完全證實了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在建立和保衛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作用的學說的正確性。

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又一次證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開它具有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的原理底正確性，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强有力的、靈活而機敏的、善於迅速撲滅資產階級反抗並揭露、粉碎社會主義敵人底一切陰謀、暴動、詭計、暗害行動、破壞行動和特務活動的專政。

約·維·斯大林極其深刻地研究了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問題。斯大林同志在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基本方面的著作中天才地確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世界歷

史任務：

『（一）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者間的聯系，保證世界各國革命底發展和勝利。』

（二）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被剝削勞動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領導。

（三）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制度，消滅階級，保證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參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七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有着自己的各個時期、各個發展階段，各種特殊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在每一個時期中，無產階級專政三方面中的某一個方面可能表現得特別明顯，但這並不等於說，其他的方面都已經消失掉了。只要缺少上述三個方面中的某一方面，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復成爲專政。斯大林同志教導說：『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也就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發生的一切結果。』（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七六頁）

一 社會主義國家是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主要工具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社會主義革命有着與資產階級革命根本不同的一系列的特點。資產階級革命以一種剝削形式（資本主義的）代替了另一種剝削形式（封建制的），因而它只是以一種剝削者上層分子的政治統治代替了另一種剝削者上層分子的政治統治，而對勞動者的剝削是原封不動地保留着。資產階級革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現成形式已經具備的情況下開始發生的，這種經濟成分在舊的封建社會內部已經成熟。因此這一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貴族的政治統治，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也就是建立適合於已經產生的基礎的、能够保護資本主義基礎並爲它服務的新的政治和法權的上層建築。

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不同，它的使命是消滅一切剝削形式。這一革命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現成形式尚未具備的情況下開始發生的，因爲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不可能在剝削階級統治着的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只是形成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即新的物質生產力；產生了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產生了並鍛鍊了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承擔者——工人階級，即勞動者的領袖，他能够推翻資產階級，並同勞動農民結成聯盟來建立勞動者的政權，建成社會主義。

由於社會主義革命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尚未具備的情況下開始的，因此在這一革命的面前就擺着一個新的非常複雜的組織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基礎。此外，在這裏還存在着產生國家政權（即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的特殊條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促使經濟基礎形成這一方面的新的特殊職能。

社會主義國家在相應的經濟基礎形成之前產生的這些特殊條件，竟被資產階級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們』拿來作爲一種口實，硬說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似乎『推翻了』馬克思主義，似乎『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即基礎，對於國家和法權，即上層建築有着決定性作用的學說。馬克思主義似乎教導說，首先產生基礎，然後與此相應而形成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上層建築。而在實踐中，似乎『適得其反』。

社會民主黨的對列寧主義的『批評家們』和擁護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信徒們，當時會不斷地叫囂，說什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組織者——共產黨人似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右派社會黨人甚至在現在還厚顏無恥地把英國工黨分子所實行的那種既不破壞資本主義全部經濟基石、又不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對某些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吹噓爲『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典範。實際上，實行這種國有化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它和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工黨分子在英國所實行的那些措施促使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軍事化以及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爲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相聯系着的。這

一點是利於資產階級的，因此資產階級借工黨分子之手來實行了這些措施。

而對那些高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推翻』馬克思主義的人，則可以告訴他們，如果這種『推翻』的現象在其他國家中發生得越多，那末資本主義末日的來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獲得完全勝利也就越近。

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證實了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個學說，即無產階級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並利用國家來剝奪剝削者——即把大工業、運輸業、銀行收歸國有並把它們變成全民的財產。若不解決爭取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政治任務，就不能解決消滅剝削制和建成社會主義這樣一些根本的經濟任務。

爭取工人階級專政，這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建立更高級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手段。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並再一次地證實着經濟對政治、對國家和法權形式的制約性，表現出並證實着政治、國家和法權形式的上層建築的性質，以及它們為經濟的服務職能。

約·維·斯大林在談到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政權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基礎中的特殊作用時指出，如果沒有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如果不依靠這個法則，不利用這個法則，那末我們是不會有任何成就的。但依靠這一法則，利用這一法則意味着什麼呢？這就是說要消滅已成爲現今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並代之以適合於這一生

產力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斯大林同志寫道：『當時我國的生產力，特別在工業中的生產力，是具有社會性的，但所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資本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依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把生產資料公有化了，使之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因而消滅了剝削制度，創造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如果沒有這個法則，不依靠這個法則，蘇維埃政權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六頁）

由此可見，隨着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建立，就給蘇維埃政權，即新形成的社會主義國家奠定了經濟基礎——工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若沒有這一經濟基礎，蘇維埃政權就會像懸在空中一樣，變得毫無力量。

蘇維埃政權自其存在的初期起，就致力於新的經濟基礎的形成，在根據『誰戰勝誰』的原則而同資本主義成分進行激烈鬥爭過程中，它擴大了並鞏固了這一基礎。共產黨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時，一貫本着這樣一個出發點：若不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對全部經濟進行根本改造，就不能保持並鞏固蘇維埃政權，因為只有工業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成為新的、正在發展着的國年底鞏固的經濟基礎，才能成為它的力量底源泉。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的報告中說道：黨在制定五年計劃時所根據的理由就是：

『……蘇維埃政權決不能在落後工業基礎上長久支持下去，因為只有那不僅不遜於，而且過些時候能够超過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的現代大工業，才能成爲蘇維埃政權底真正可靠的基礎。

……蘇維埃政權決不能長久建立在兩個對立的經濟基礎上，一方面建立在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上，另一方面建立在產生資本主義分子的細小的個體農業上。

……當我們還沒有爲農業奠定大生產基礎時，還沒有把細小農戶聯合成爲巨大集體農莊時，蘇聯國內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是一切可能危險中最實在的危險。』（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四九六頁）

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時就是這樣說的。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就爲蘇維埃政權奠定了鞏固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約·維·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說道：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建成了，我們現在所還要做的事情不過是建成其上層建築。約·維·斯大林在這裏所指的就是：使我們蘇維埃國家形式進一步改變；制定新的、反映社會主義勝利和城鄉剝削階級消滅的事實的憲法；以及使在蘇維埃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意識進一步發展。

斯大林憲法的通過，黨在爭取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勝利的鬥爭中所獲得的成就都

標誌着與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礎相適應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進一步的形成。

斯大林同志在其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概括地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時寫道：『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基礎，建設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同時，也就消滅了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建設了適合於社會主義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這就是說，舊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已經被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了。』（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頁）

根據這些原理可以得出結論：絕不能把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過程想像得過分簡單。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建立（包括強大而鞏固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建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在內），這是一個三十年的過程，而不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一天。這一個過程是在日益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底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是在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法則相適應而不是相違背的情況下發生的。有些唯心主義者和唯意志論者企圖相反地來說明這一點。但生活已經駁斥了他們的論斷，並證明：不論在過渡時期的條件下或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經濟對上層建築始終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而同時，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也在社會主義制度形成、鞏固和發展中，在保護並捍衛這一制度中不論過去和現在都起着非常巨大的積極作用。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指導力量——共產黨有着特別巨大的意義。

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活動之所以能獲得成就，是因為它依據社會發展法則的知識，善於利用這些法則來為全社會謀福利，來促進共產主義建設並完成着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作用。

任何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不能廢除、消滅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不能『改造』、改變法則或『創造』新的經濟法則。不過社會主義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能認識、揭示並善於利用社會發展的這些客觀法則，使它們的作用受到社會的控制，它能給予某些正在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法則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並限制另一些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因此它能『駕馭』法則並使它們的作用服從於社會的利益。

資產階級反動的國家不得不違反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要求，不得不違反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法則（這一經濟法則要求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並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而行動。面臨死亡的資產階級及其國家，力圖使歷史車輪倒退，但是這種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

社會主義國家估計到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要求，完全依靠着客觀的經濟法則，它得到勞動者的全力支持，因為它代表着並保護着他們的利益。同時，它不僅代表着並保護着蘇維埃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還代表着並保護着全體進步人類的利益，正因為如此，所以它得到一切愛好自由的各族人民的同情與支持。